

· 吴 象 ·

阳关道与独木桥

山西人民出版社

25.22

5325.22
21
3

阳关道与独木桥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查与思考

吴 象



山西人民出版社

565926

阳关道与独木桥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查与思考

吴 象

•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开列第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 字数 100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2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 2,000册

•

书号: 3088.258 定价: 0.36元

前 言

我国是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大国，解决经济问题一定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整个国家的政治面貌和政治形势，也主要看八亿农民的情况好不好。因此，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

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欣欣向荣，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打破了“左”的指导思想对农业生产和广大农民的禁锢，使主观主义、平均主义的“瞎指挥”、“大呼隆”、“大锅饭”逐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八亿农民积极性日益高涨，农业生产展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在这一系列具体改革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阻力最大，争论也最多，近两年中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作过几次农村调查。耳闻目睹，深受鼓舞，写过几篇通讯或报告，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写过几篇评论文章，对有争论的问题谈过一些看法。现在，把这些通讯、报告和评论文章集在一起，分类按发表的时间排列，还有两篇有关的文章也附在后面，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阳关道与独木桥》，集子也就以此为名，并加了一个副题——“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查与思考”。有几篇通讯，是分别与李千峰、张广友、许仲英、刘家瑞同志合写的。我们一起作调查，一起讨论问题，得到他们很多启发和帮助。有的评论文章，几位多年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也曾给予指点。在此一

并致谢。

农业生产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是我国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营管理制度上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对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显示了原先未曾估计到的巨大作用。对这个问题，开始就有不同的认识，两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但联产责任制却在争论中不断前进，以显著的经济效果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开辟着道路。这个集子，从某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个过程。如果说我的认识是逐步深化、逐步提高的，那应当感谢实践和群众对我的教育。实践在前进，群众在前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轻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又将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新情况很多，新问题很多。我愿意继续在实践中受教育，在群众中受教育，学习、调查、思考。

吴 象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喜悦与希望	 1
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	 8
春到江淮	22
历史性的转折	42
巨大的吸引力	51
实践的回答	59
可喜的新事物、新动向	67
实事求是的领导者	74
有关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83
阳关道与独木桥	95
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三种主要形式	112
提倡调查研究之风	133
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38

喜悦和希望

安徽去年遭到罕见的严重干旱，长江和淮河在境内的各条支流几乎全部断水。历来大灾之后必然大减产，出现大饥荒。当时不少人估计可能减产五十亿斤，但是，全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顽强的抗灾斗争，终于夺得接近正常年景的产量。抗旱播种的小麦，今年又获特大丰收，总产达八十亿斤，在去年突破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增长三成二。油菜、芝麻、花生也大幅度增产。九月中下旬，我们访问了主产小麦的淮北农村，目睹农民手中有粮，喜气洋洋，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先后走过十一个县，一路所见所闻，令人振奋不已。突出的特点是：

增产的面积大，幅度大，而且比较均衡。从东到西，自南向北，没有一个县不增产，出现了社社增产，队队丰收的局面。全县增产六成以上的有五河，五成以上的有固镇、蒙城，三、四成以上的有灵璧、怀远、阜南、涡阳、利辛、阜阳等县。阜阳地区油菜总产量比过去十年产量总和还多一千四百多万斤。

老典型有所前进，新典型大批涌现。不少困难的社队一季大翻身，产量成倍、成几倍增长，面貌一新，几乎不可辨认。太和县一百七十一一个低产穷队，今年小麦亩产比去年增长四成，比全县平均单产增长幅度高一点四倍。

收得多，吃得多，贡献大。淮北地区的群众多年来很少

吃到白面，“红芋干、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去年开始改变，今年翻了个过。在固镇县壕城公社立新四队，我们同几个社员在场上座谈，算过三户的账，每人分的小麦口粮都在三百斤以上。社员王继先笑着说：“今年小麦翻一番，还要拐个弯，粮食分得多，干劲怎么能不大！”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集体和社员踊跃向国家出售粮油。到八月底，各县都超额完成了粮油征购任务。

广大社员关心集体，搞好当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夏收的进度和质量大大超过往年。我们见到有些社员为了抢收花生，竟把床搬到晒场上过夜，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动人景象。颍上县今年从省内外购买和本县自行繁殖的耕牛达一万一千头。全县供销社历年积压的农业机械和大小农具，已被购买一空。其他各县也有类似情况。

为什么大灾之后没有大减产，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呢？有人认为主要是气候好，雨水充足，有人认为主要是茬口好，去秋许多作物旱死无收，土地得到晒垡、休闲，增强了地力。更多的同志认为主要是政策好。去年夏粮登场时，省委强调“让社员多吃点麦子”，把夏粮起购点由原来每人六十斤提高到七十五斤，口粮达不到七十五斤不征购，并明确宣布，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多收可以多吃。秋种时又规定两条临时措施，一是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不计征购；二是集体种不了的土地，可以借少量给社员私人种麦种菜。今年以来，全省农村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过程中，又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贯彻了按劳分配的政策，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经过调查、座谈、访问，我们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

个因素都起作用，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的政策的威力。

淮北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大平原之一。它包括阜阳，宿县两个地区，二十三个县、市，共有农业人口一千六百万，占全省百分之三十九，耕地三千三百多万亩，占全省近一半。无霜期二百到二百二十天，降雨量八百毫米左右。这里可以说是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不利条件是土质瘠薄，而且大平小不平，易旱易涝，历史上是个老灾区。解放后，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经过多年的治理，旱涝灾害有所减轻，农业生产逐步发展，扭转了过去粮食长期不能自给的局面。从一九七〇年起开始对国家有一定的贡献，每年提供商品粮十三亿斤（一半是红芋干）。但是生产条件改变不快，产量低而不稳，三十年来每年平均只递增百分之二。前几年亩产不到四百斤，社员年均收入一般在五十元以下，不少社队还不到三十元。淮北的农业生产发展如此缓慢，教训很多，主要是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政策上有问题。其中突出的又有两条，一是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因地制宜，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搞瞎指挥、“一刀切”；二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关心社员的物质利益，搞平均主义、“一拉平”。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以来，批判极左路线，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使农业生产出现了可喜的新面貌，在大灾之后，获得了大丰收。

国务院确定淮北为全国十二个商品粮基地之一，主要因为它潜力大，现在整个淮北地区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今年

小麦获得特大丰收，二千多万亩小麦，总产五十多亿斤，单产只有二百五十多斤。如果亩产提高到五百斤，提供的商品粮就可以成倍增长。淮北耕地每人平均二亩略多，大体可分三类地区：新汴河以北及沱河、涡河两岸为一类，南部沿淮地带为一类，这两类地区土质较好，产量较高，人多地少，一般每人平均一亩左右。但是单产发展很不平衡，亩产高的已达一千五、六百斤，低的只有三、四百斤，这个差距就是潜力。中部地区人口占淮北三分之一，耕地占一半以上，土质瘠薄，产量很低，一般每人平均三亩以上，有些地方达五亩至八亩。耕作粗糙，还有一些荒地，增产潜力极大。中部低产地区对淮北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淮北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中部地区能够及早改变低产面貌，就可以提供大量的商品粮。从当前看，这个地区是个薄弱环节；从长远看，却是最有希望的地方。

建立淮北商品粮基地，在作物布局上，重点应该是主攻小麦，适当增加黄豆、玉米、高粱等杂粮和油料作物，有充分水源的地方可以发展水稻，逐步缩小山芋面积。多年经验证明，小麦生长期间，涝的情况较少，旱的威胁也不太大，能避灾抗灾，适应淮北自然气候特点，比较稳产，可能高产。小麦的产量上去了，全年的生产就取得了主动权，群众的生活就可以得到改善，并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优质商品粮。

最近淮北连下了两场大雨，不少地方一次降雨高达二百毫米，淹了一百多万亩秋庄稼。但多数受淹田块，几天内水就退去，秋季作物仍丰收在望。这说明淮北的治水工作是有成效的。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在同我们交谈时，普遍认为提高小麦产量，水的问题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但从目前看，

缺肥是最突出的矛盾。我们就这个问题作了调查研究，感到他们的意见很中肯，提出了淮北小麦增产的一个关键问题。淮北地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耕地为低产土壤，肥力低。即使采用优良品种，小麦一般亩产也只是一、二百斤，但是社员自留地上的小麦，一水不浇，亩产也可达到六百到八百斤。原因在哪里？一句话，施的肥多。为什么今年有些社队小麦亩产翻了番？也是一句话，施的肥多。但是长期以来，不少同志对肥料问题重视不够。许多地方搞农业基本建设，往往只抓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忽视肥料的基本建设，忽视改善土质结构，忽视用地养地结合，增加有机质。至今淮北地区，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卫生田”，多年不施任何肥料。有的同志说，如果化肥用得过多，会使土壤板结，结构变坏。这个道理是对的，但在淮北，化肥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一般每亩不过二、三十斤，有些地方甚至连化肥的味道还没有尝过。为了建设商品粮基地，国家应该多给淮北一些化肥。过去淮北很少种油菜，近两年发展起来了。最突出的是阜南县，今年全县种油菜九万一千亩，亩产一百零三斤，总产九百四十四万斤，比去年增长三点四倍，出售油菜籽得款四百六十一万元，许多生产队资金问题、肥料问题都解决了。固镇县除了油菜，还因地制宜地抓芝麻和花生，他们的口号是：“要想粮食多，集体富，必须‘三油’迈大步”。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办法多得很，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还遇到一个对商品粮基地的建设颇有影响的问题。过去许多地方一直单一强调亩产，把亩产水平作为衡量生产水平的唯一标准。但是，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单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显然是不合理

的，不利于调动人少地多地区群众的积极性。人多地少，劳力充足，亩产比较容易上去。但是因为人多地少，往往亩产量高，可提供商品粮数量却有限。淮北有的地方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些亩产高的社队，“开会受表扬，征购没有粮，总吃返销粮。”相反，有些人少地多的社队，总产多，提供的商品粮也多，仅仅因为亩产比较低，表扬奖励都没有份，成不了先进单位。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应该把每人平均产量作为衡量生产水平的标准之一。在淮北地区，尤其应该强调多提供商品粮。我们在亳县沙土公社访问了王窑、王汉桥、肖庄三个生产队。他们每人平均耕地都在三亩以上，过去家底很薄，产量很低。后来抓小麦试验田，提高施肥量，亩产达到了四百斤以上。从此，一年一大步，亩产五百斤、六百斤、七百斤，两三年就上来了。今年每人平均生产小麦二千斤，每人平均贡献一千斤以上。粮食的商品率达到这样的水平，可以说是淮北的尖子，展示了淮北的光辉前景，代表了淮北的发展方向。

利辛县谷圩公社郁湖大队有个小王庄生产队，是个只有十一户、五十四口人、一百零二亩地的小庄子，大队想把它并入别的队，因为它穷，没有人要。一九七四年，二十岁的王春林高中毕业了，大队安排他去当教员，他却坚持要回村生产，被选为队长。当时父亲唉声叹气，母亲埋怨他是自己找罪受，将来连个媳妇也寻不下。他不顾一切阻拦，坚定地带领社员，攻小麦，夺高产，并在这个没有种过水稻的公社试种水稻，终于闯出了一麦一稻的路子，亩产由一百多斤增到一千五百多斤，总产由一万三千多斤增加到二十万斤以上。今年人均贡献一千斤，队里还买了手扶拖拉机、柴油

机、抽水机等七部机械。五年前栽的树也长大了，还盖了个科研室，桌子上有许多玻璃瓶和罐子，墙上有远景规划和各种图表。王春林的同学徐德乔，也是个二十多岁的知识青年，他离开父母从阚町镇搬到这里来落户了。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住在这间小屋里，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进行各种试验，孜孜不倦，兴趣盎然。这两个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不图名，不为利，一心一意搞科学种田，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用勤劳战胜贫困，用智慧创造幸福，具有令人钦敬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和革命精神。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淮北的希望，淮北的未来。一批既有雄心壮志，肯钻科学技术又能埋头苦干的新型农民正在斗争中成长，党组织的任务是去发现他们，培养他们，选拔他们，使他们在建设淮北商品粮基地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淮北古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辈出之地。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领导了封建时代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大泽乡就在宿县的西寺坡公社。陈胜死后葬在砀山县东南的保安山。萧县西南的李石林一带，是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的战场之一。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多少英雄战士曾在这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今天，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已经开始。把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地搞上去，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作为商品粮基地，淮北有基本条件，有一定基础，有巨大潜力，有各种典型，还有一批人材。形势的发展，中央的决策，人民的期望，使战斗在淮北平原的各级干部加深了光荣感、责任感、紧迫感。愿这里的同志们，不要迟疑，不要观望，不要等待，并肩携手，紧密团结，振作精神，奋勇前进。

（一九七九年九月）

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

最近一个月，我们从淮北平原到江淮丘陵以及皖西、皖南山区进行访问，看到农村经济活跃，一派生机勃勃；广大社员和基层干部劲头十足，对发展生产充满信心。村村镇镇议论责任制，赞扬责任制的好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生产责任制是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极为有效的管理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深得人心，势在必行。

“老观陈”遇到新问题

我们访问了一些著名的先进生产大队，看到两种情况。有的先进大队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生产条件有所改变，有一套较好的管理方法，产量较高。但是，前些年受到极左路线严重的干扰破坏，搞“穷过渡”，记“大概工”，生产瞎指挥，农田基本建设光图好看，追求形式，不从实际出发，办了一些违背群众愿望、侵犯群众利益的蠢事，结果国家投资不小，生产并没有真正上去，社员没有得到实惠，失去了原先的光彩。与之相反，另外一些先进大队，抵制极左路线，明里暗里继续分组作业，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坚持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结果生产不断上升，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和发展，群众生活随着也逐步提高，仍然是人们心目中闪光的红星。全椒县的老观陈大队就是一个。这个大队一九七〇年

纠正了“大概工”，改为大队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的责任制，即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生产队对社员采用底分活评、定额记工、小段包工、责任到人相结合的管理方法，生产不断发展，粮食产量年年提高，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十年中，总产由一百六十五万斤增加到三百三十万七千斤，亩产上升到一千六百三十六斤，对国家贡献愈来愈多，人均提供商品粮九百九十八斤，一九七八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一百五十二万斤，等于征购任务的三点九倍。提供的皮棉、油脂、生猪等，也都名列前茅。这个大队有中、小型电灌站七座，轧花厂、油坊、农机修理厂、航运组、窑厂、粮食加工厂等队办企业，全年可收入十万余元。社员去年人均收入二百三十元六角五分，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五百七十六元六角四分。看电影、看病实行免费，多数社员盖了新瓦房。

前不几天，我们去访问这个“老先进”，出乎意料地发现，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都不愿多讲本队的成绩，颇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县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老先进”现在遇到了新问题。十年来他们在全县生产队中一直挂头牌，别的队也感到有点望尘莫及，他们的先进地位似乎稳如泰山。可是这半年来情况大变，县里许多生产条件远不及他们的生产队，今年夏粮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秋季作物的长势，也不比他们差。他们算过账，有的生产队由于按劳分配的政策比他们贯彻得更好，今年社员的实际收入可能超过他们。同他们地接田连的南平大队，已经公开挑战，要在短期内赶过他们。老观陈大队的干部感到形势逼人，有点坐不住了。在交谈中，我们着重询问今年生产进展的情况，他们回答起

来心不在焉，却一个劲地反问如何改进生产责任制的办法。显然尽管他们基础好，底子厚，生产和分配的水平较高，但周围的一些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以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更高，前进的步伐更快，他们已面临着如果不加倍努力就可能落后的逼人形势。

在离开老观陈大队的时候，我们顺路看了南平大队的小圩生产队，那里果然是一派突飞猛进、后来居上的景象。晚稻比老观陈的更稠密、更茁壮，田间大路两旁新栽的水杉成排成行，回头看看老观陈的杨树，不免显得略有逊色。公社的同志说，小圩原来是县里一个著名的落后队，十年来粮食总产量一直在十五万斤左右徘徊。今年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以后，可猛增到二十五万斤左右。这个队过去上地一窝蜂，干活大呼隆，评工闹哄哄。现在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包工、包产到两个作业组，两组之间你追我赶，互相竞赛，出现了一股不超过老观陈誓不罢休的劲头。在我们经过的许多地方，类似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据滁县地区统计，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今年夏粮增长的幅度平均达百分之六十，而不联系产量的，一般只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许多事实证明，在生产水平较低的社队，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可以说是一付灵丹妙药。不少“老大难”生产队一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一季就翻了身。多年来各级党委派大量工作队费九牛二虎之力难以解决的落后队问题，今年在贯彻联系产量责任制的过程中，开始得到解决。这是安徽省当前农村形势一个突出的特点。

从风阳得到的启示

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在访问过程中逐步深化的。

在风阳，就是人们很熟悉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这个县，我们访问了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这个队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时，有二十六户、一百二十七口人，十二条耕牛，粮食总产达十八万斤，人均产粮一千四百多斤。以后经过“刮五风”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两次大摧残，搞高指标、高征购、穷过渡，硬把它同邻近的村庄并队。并了又分，分了又并，先后变了六次，变一次生产力遭到一次破坏。公房盖了扒，扒了盖，耕牛死的死，卖的卖。特别是前些年成天批家庭副业，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鼓吹什么“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斗“暴发户”，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的干部寒了心，群众散了心。最困难的一年社员外流竟达六十一人。到一九七七年，全村仅剩下十户，六十八口人，三条牛，土地大片荒芜。粮食产量降到三万斤，变成一个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回销，连种籽、牛草都要靠国家供应的“五保队”。今年春天县委在这个村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极左路线，落实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经群众讨论划分成三个作业组，实行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队对组定劳力、定土地、定耕牛和农具，组向队包计划、包征购、包积累、包提留。这个办法使集体生产的好坏、产量的高低同社员的